

我的姐夫

□黄田

去年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在公司上班，突然接到外甥女从长沙打来的电话，说：“舅舅，我爸爸昨天走了。”我顿时感到很震惊，鼻子发酸，眼眶湿润，姐夫怎么会走得这样快呢？

姐姐告诉我，姐夫三年前就感到身体疲倦，四肢无力，去医院检查，说得了肌肉萎缩侧索硬化症，也就是渐冻症。为免得亲戚牵挂，第一年，姐姐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到第二年，看到姐夫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姐姐才跟我们说姐夫得了这个怪病。因为我们一家人都在浙江上班，相隔千山万水，只有春节假期回家聚一次。所以，对于姐夫的病情我们一无所知。因为姐夫是1米78的个子，不胖不瘦，一表人才，比姐姐大2岁，比我大8岁，平时就在家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跟姐姐种田、做水泥工、木工、装修。以为他很健康，我们也没有过问他的身体状况。

姐夫得病后，先后到长沙、北京、武汉等地的大医院治疗，医师都说目前国内外还没有治疗这个病的特效药。即使买了不少中药、西药，吃了也只能暂时缓解。姐姐、外甥、外甥女他们，只能在工作之余给姐夫做按摩。去年以来，姐夫连吃饭夹菜的力气都没有了，每餐都要姐姐喂饭，晚上睡觉、洗澡都要姐姐脱衣服，擦洗身体。

去年春节，我们一家人去长沙看望姐夫，他早早地站在小区大门口，热情地迎接我们。回到房间里，我抚摸着姐夫日渐干瘦萎缩的双臂，泪水止不住在眼里打转，如果不是忍住，差点嚎啕大哭。

姐姐说，近几个月以来，姐夫走路越来越吃力，饭量也越来越少，双手成了皮包骨，枯瘦如柴。最后那几天，姐夫对姐姐说：“我身体很累，可能不行了，以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就这样，一辈子辛苦的姐

夫，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带着一身疲惫，永远离开了我们，去另一个世界安息了。

姐夫去世后，姐姐移风易俗，破旧立新，没有把姐夫的遗体运回老家，婉然拒绝了有些亲戚要求土葬的想法，就在长沙火化安葬，减少了很多麻烦，避免了不必要的铺张浪费。

姐夫走时刚满68岁，本来是到了安度晚年、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候。因为外甥和外甥女都在长沙买了车和房，还办了工厂，生意兴隆，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姐夫却过早地被病魔无情地夺去了生命，怎么不令人悲痛和惋惜？

姐夫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脑子灵活，很多工种一学就会。在农村集体化时代，他开过手扶拖拉机和大型拖拉机。分田到户后，又学会了木工、水泥工，家里的各种木床、桌凳、衣柜等家具都会做，我结婚的新床就是姐夫制作的。他还会编织畚箕、竹篓等多种竹制品。

此外，姐夫还会测量地基、砌砖、建模、做瓦、盖瓦等技术活，样样里手，十里八乡，无人不知，很多人请姐夫去起屋、搞装修。姐姐说，姐夫做事尽职尽责，又快又好，有一次一个老板请他刷墙，别人一天刷一面墙，他能刷三面墙。第二天，老板就把别人辞退了，留下他和另外一个师傅。

还有一次，姐夫砌下水道砖头时，不小心脚下打滑，啪的一声摔到井底，尿道管被摔断，痛得眼泪直流，在医院住院一个月才康复，老板还要留他继续上班。

后来到长沙做水泥工，工资几百块一天，姐夫很开心很知足，非常喜欢长沙。因为在外干一年的收入，基本等于在家种田10年。他心想，如果能在长沙多干几年就好了，可以多存些钱，出去游玩，颐养

天年。万万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几年后死神向姐夫悄悄逼近……

姐夫也是一个勤劳又有志气的好丈夫。对于普通人来说，造房或买房是一辈子最大最重要的工程。姐夫跟姐姐结婚43年来，一共修建了三幢楼房，前几年还赞助外甥在长沙买了房。也就是说，每隔10多年他们便修一幢楼房，在原来的位置上拆了又建，建了又拆。因为每隔10多年，原来的房子就已陈旧过时，跟不上时代潮流。值得提及的是，姐夫建房不请别人，而是自己拿刀砌砖，动作娴熟麻利，姐姐埋头搅拌沙子、水泥，搞搬运，一幢二三层楼房一般苦干半年左右就能竣工。然后，夫妻俩又浇筑地面水泥，粉墙，贴砖，吊顶，装修，一条龙负责到底，可以节省一大笔造房费用。

姐夫、姐姐不仅为自己造了三幢楼房，还帮助我家盖了一幢楼房。记得那年春节只过了五天，在别人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我和姐夫就开始出工，一起上山剁柴、砍树了，然后就是做砖、制瓦、烧窑火，春夏秋冬，披星戴月，风雨无阻。经过大半年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终于建成一幢四排三间两层、青砖黑瓦的楼房，窗户安装了钢筋玻璃，房间被粉刷得雪白明亮，并于年底乔迁新居，是当时我们那个村子分田到户后率先建造的新楼房。如果没有姐夫姐姐及时坚决的鼎力支持，新楼房的建造工程就可能还要推迟几年。

除此之外，每年耕田、插秧、打稻，无论是力气活，还是技术工，姐夫姐姐都给予无私帮助，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汗水。

一部好剧，即使谢幕之后，依然会长驻观众心里，令人回味。我的姐夫，就是一部好剧，虽然驾鹤西去，但这些恩情，我们永远忘不了。

一睹它们的美姿——小苇、翠鸟、白鹭、白头鹎、斑尾榛鸡、白冠长尾雉、小白额雁、灰胸竹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它们共同给斑竹林丰富的生态画卷增添了最灵动、优雅的一笔。

水。唐朝李洞在《题竹溪禅院》中写道“溪边山一色，水拥竹千竿”，斑竹林蔚为大观，水居功至伟。“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新津自古就是川西平原之母亲河——岷江上的重要渡口之一。往小了说，单是斑竹林区域内就有金马河、西河环绕四周，姚滩水域湿地成片。智慧的新津先民于斑竹林与羊马河最亲近的位置筑起一道古堰，一到丰水期，水就会漫过水坝与吊桥相映成趣。水闸、古堰双管齐下，在丰枯期调节进入斑竹林的水流量。举重若轻，工程虽小，亦堪称都江堰治水思想的辐射延伸。避水之患而用水之利，水不仅仅造就了古堰流溪的风景，更为新津的每一丝雾、每一根竹、每一株树提供了生命精血。毫无疑问，水，是新津四韵华章点睛的关键词。

盆景

(外二首)

□朱林平

我辛勤地种下每一盆金弹
就像父亲种下粮食
天空种下星辰
大海种下船舶
世界浓缩成小小的盆景

种子和草原一样辽阔
心和远方一样悠远
四季安详
雨水充沛湿润
月光皎洁，院子敞亮温暖

盆景在季节里不断轮回
春开一树花
秋收一季果
幸福自然生长
森林安静，心飞万里河山

樱花落

昨夜刚开，今晨又落
樱花为什么这般柔弱
许是搭错了春风
许是天生的懒惰

三月的风，不怀好意
三月的雨，说来就来
樱花傻傻地开了一夜
春天的小院，除了雨
空无一人

空无一声
春天的小径
只有樱花落纷纷
那是天使跌落的翅膀
短暂的绽放，美丽的错误

天空是最后的舞台
零落是最美的舞步
大地是最好的归宿
一夜樱花开
一切如雪来

一树如雪落
一季春将过
天使说，人间美妙
我曾疯狂爱过

折一枝春天 赠给世界

就像星辰接着星辰
山海后面还是山海
春天，在江南以南
只要你愿意
季节，在春风里接踵而至

折一枝山里的春天赠给世界
让春草在四季疯狂生长
和熟悉的朋友聊上幸福一夜
折一枝明亮的春天赠给世界
让温暖的阳光照进高楼
和远方的陌生人说上一年

或者，送给自己和未來
山里的春天在不断轮回
生命背靠城市，心怀山野
酷暑与严寒
诋毁与中伤
心如大海，春暖花开

新津四韵

□宋扬

也是其自我品性的无声宣言。龙竹主干不发达，分支却繁密，它们的竹干几乎被竹叶全包裹了，远望，一丛便是一团绿在匍匐蔓延。竹的世界高低错落，俯仰生姿，视觉空间立即变得立体起来，丰富起来。

树。竹，生生灭灭，或许并不能以年代论英雄，而年龄，绝对是一株树存在的价值，也是斑竹林获誉“川西平原腹地仅有的市级森林公园”的核心竞争力。在“古楠白鹭”景点，樟楠参天，百年名木多达百株，更有树龄超过三百年者。由此，斑竹林便有了川西平原它处新兴的一众市民公园所无法企及之野性美，而这种朴野之美无疑更具生命的活力与生态的张力。我的脚下，腐殖层松如地毯。阳光照拂，树身红亮，幽深的古意呼之欲出。抬头望，天空被密匝匝的树叶分切成细小碎片，闪闪烁烁，似银河群星。伫立凝视，恍悟时光之渺远，宇宙之无穷。深林不见鸟，但闻鸟语响，杂禽啁啾，树太浓密了，除非下到地面扑腾跳跃，任我努力搜寻，也发现不了它们的身影。我只能在景区宣传栏上

雾。朝阳未出，东方的天空只染出一片淡淡的红，像少女羞涩的脸庞。白雾在金马河大桥两岸缓缓流淌。初春的河道内，草还保持着经秋复冬后的枯黄，似乎在等待一场春雨或上游紫坪铺水库一汪大水的唤醒。跨河高压线静悬空中，不知其源，亦不知所踪。更远处，高压线塔、树林、楼宇只露出模糊的脑袋，海市蜃楼般若隐若现，宛若仙境。

竹。斑竹林的竹品类众多。太阳渐高，拉长一根根竹挺拔的影子，一时间，竹影、光影驳杂交错。品种不同，外形与气质当然各个不同。慈竹竹如其名，似乎天生就是家族群居物种的典范——新竹旧竹高高低低，若老少相依，挤挤挨挨簇成一笼。笼笼之间，分明有七八米的距离，然而，它们的竹梢早已在半空你拥我抱，又成家人。竹，荫遮出一条条幽深小道。和此幽篁景之幽深意最贴切的莫过“曲径通幽处”的妙句。与慈竹之错杂亲密截然不同，斑竹、楠竹根根独立，孤傲不群，连竹节也比其他竹更白亮些，好像那